

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上海會文堂印行
唐駝著



詳註經史百家新鈔卷十八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游俠列傳

漢書霍光傳

李廣蘇建傳

趙尹韓張兩王傳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

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讐也。非能為吳。」吳

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

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音次次曰夷昧。亡次曰季子札。諸

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予乎。則光真適嗣同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楚之濫。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故酒既酣。公子光詳通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

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

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
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
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
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
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

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
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通脆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

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

用為大人麤。同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

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

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以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

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

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感忿睚眦。音柴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同默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

母者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通快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懸同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存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通。妾其奈何畏殛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

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烈女也鄉

通

向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

僂

通

發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

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從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

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

游過榆次與蓋

音葛

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

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

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

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

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

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以上荊軻
交游蹤跡

居頃之會燕太

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

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

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講通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

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音俯而笑曰。諾。樓音樓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以上田光薦荆軻見燕丹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音厭去聲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

將擅兵於外而有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

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

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

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丹與荆軻謀刺秦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

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

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音剛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

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

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

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

揞音磔其匈音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音厄

腕同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傳誌上二五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

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忍潰切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

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

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

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為副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

和而歌。為變徵。音知上聲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同怖大王之

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以次進至殿。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

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

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子余切以其所奉藥囊提底音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同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以上荊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音却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註釋

遂邑

杜預曰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柯邑名在今山東阿縣西

壓齊境

壓近齊境也

蓋餘屬庸

僚之

濡

縣名即春秋楚之潛邑漢置濡縣故城在安徽霍山縣東北

延陵

地名今江蘇武進縣治春秋時吳季札居此故稱延陵季子

窟室掘地為室

也

鉞

兵器

智伯

智襄子

趙襄子

名毋

飲器

虎子之屬

厲

以漆塗身而生

軹縣名故城在

縣

深井

里名

濮陽

衛都故城在今濮陽縣南

自暢

國策辟除

要

約也

皮面

決眼

皮面謂以刀刺其面濡

忍能含忍人性濡潤則東郡見曹相野王今河南沁陽縣治榆次縣名今屬山西攝猶視邯鄲邯鄲今直隸

魯句踐魯姓句山東戰國時稱六國為山甘泉山名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谷口地名

之谷口也在陝西關穀關謂函谷關在今河南洛南靈寶縣北易水在直隸見陵被侵蹊徑也購和

造也蔽音疑作樓也厭也漳水名在今河南洛南靈寶縣北太原今山西舊太原府雲中

戰國趙地秦置郡統陰山以南今自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綏遠各縣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關利誘之也則不

可也則即微也督亢督亢地名今京兆涿縣東南有搃搃也徐夫人徐廣曰徐姓夫

焯水與火血濡縷血出如九賓見廉頗操其室室謂諸郎中若後世宿提箕倨倨曲

而坐形薊城燕都故城在遼東遼水之代王嘉時趙已為秦滅趙公衍水在遼宋子縣

在今直隸平鄉縣家大人謂主畏約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馬生角燕太子丹質于秦求歸秦

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見風俗通及論衡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

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

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廢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

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

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繫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

軍吏過輒令財

同裁

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

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魏其因破上國復貴盛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

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

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

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

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

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

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

音汾

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

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

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

同策

蚡弟田勝皆以太后